

首匪女



女 匪 首

〔美〕 J·H·赫尔 著
晓清 思闻 译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六月

女 匪 首

[美] J·H·赫尔 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

787×1092 毫米 32开本

长春市文汇书店发行部发行

9.125印张 180,000字数

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

198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刷厂印刷

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4 插页 印数 1—100,300册

定价: 2.45 元

ISBN 7-5385-0206-8/ I·32

内 容 简 介

在那不勒斯海岸，一艘即将出航的游艇被一伙匪徒劫持了。26岁的船长成了阶下囚。舱室里还关押着一位美国海军上将、地中海援军最高司令官。而这桩大劫持案的匪首却是位年轻、俊俏的美人，在这个漂亮的女匪首的枪口下，船长被迫开船，俯首听命。船长一直在暗暗谋划刺杀女匪首，救出海军上将，但又被她的美貌所打动，成了女匪首的情夫，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紧张而又离奇的故事情节。

本书曾被列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畅销书籍之一，一经问世，轰动美国文坛！

第一章

我的名字叫彼得·辛普森·鲍尔斯，是“亚斯密娜”号船的船长。

事情发生在5月25日凌晨一点钟左右。那时我已经在客厅桌上铺开西地中海的海图，以便计划离开这个半球的路程。我核计下来，从动身离开巴勒摩，启程向西航行，最多需要一个星期。“亚斯密娜”号船底满是藤壶。好在那天下午我已经去过当地的船场，并安排好每年一度的维修工作。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些甲壳动物刮除干净，再涂上防腐剂。回码头的路上，我在常去的那家小饭馆里吃晚饭。饭后坐着品尝乡村土制的浓郁的红酒，欣赏曼陀林演奏的熟悉的意大利歌曲。现在我要专心致意坐下来标绘海图了。眼前客厅里是整套漆得闪闪发光的红木家俱，一色长毛绒的窗帘帷幔，长沙

发上堆放着舒适的靠垫，黄铜室内装置擦得洁净锃亮，在这片柔和的琥珀色的反光中所有的设备都显得十分惬意温暖。周围这一派豪华景象使我心中不由得沾沾自喜。我过的是十分优裕的生活，我有一艘质地良好的游艇，我的经济收入也颇为可观，不久就要出海远航。

正在我浮想联翩之际，我忽然听见码头一端的跳板轧轧作响，紧接着，搭在船这头的跳板上响起了脚步声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心里直纳闷。我从长沙发上滑溜下来，向升降口走去。

在那儿站着两个人。他们已经来到了驾驶座，看来，他们还要继续往里走。

这时我大声吆喝着表示抗议。但我的制止似乎无济于事。为首的一个跨过上承桥，走下楼梯。他内裤里的那个玩意儿直挺挺地竖着。他的同伙跟在他后面也往下走。刹那间，我们三个同时站在入口处。我还在不住嘴地抗议。为首的那个家伙从口袋里掏出那硬帮帮的“武器”，原来这是一把尺寸挺大的刀子。他把刀把上的按钮揿了一下，于是刀锋便“叭”的一声弹了出来。我不敢再吭声，只得随着刀锋为我指点的方向挪动脚步。

我把他们带到了船尾的客厅里。“刀子”示意叫我坐下。然后从我身边踩过桌子，一下子窜到长沙发上坐下。第二个人兀自站在那儿。此时他的淫兴勃发，但见他双肩直打哆嗦，两只眼睛骨碌碌地来回转悠，屁股还不停地扭动，随后双膝也弯了下来。他大张着嘴，半吐着舌头，发泄了一通，痛痛快快地发泄了一通。可就在此时，我才发现他为什么如此丑态百出，原来他随身带了一只沃克曼牌的收录机。

借助客厅的灯光，我看出来我曾经见过这两个家伙，可一时却说不出在哪儿碰见过。后来我才想起上几个星期他们在码头上晃悠了好几次，我当时没在意。我以为他们只是在那儿蹦蹦跳跳，欣赏一下这只漂亮的游艇。可是现在他们却在我的客厅里，不请自来。其中一位还拿着一把长匕首。这时已是过了凌晨一点钟。此情此景令我感到事态不妙。这一定是两个小流氓，我自忖道。

我并不十分担心放在船上的钱财，因为这些钱财我已经严严实实地把它们藏匿起来。我把金子涂成灰色，在船底和船侧之间零零碎碎地到处放点儿。这样一来这些伪装的金子就好像是压舱的铅块，而且重量也大致相同。所以我对这些黄金一点儿也不担心。法朗是藏在一个小小的暗舱里的，这两个流氓休想找得到。所以我对我的法朗也不担心。我的皮夹子就放在标图桌上，里面有价值 150 里尔的美元。好吧，他们可以把这点钱拿走，而且还以为已经把我洗劫一空，这样他们就会滚蛋了。

我不喜欢刀子，也不喜欢拿刀子的人。客厅里的灯光照着寒气逼人的刀锋，令我感到胆战心惊，我吓得简直不能动弹。

“这是你的船，彼得，”“刀子”说。

彼得？真是见鬼了，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

“‘亚斯密娜’号是你的船。嗯，你不是英国人。”这是一个宣言。

“是的，”我说，吓得几乎说不出话来。“我是美国人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挂英国国旗？为什么不挂美国国旗？”他问。

他一边说话，我一边打量着他。他长得不丑，我猜想他只有二十来岁。他个头儿偏矮，但是浑身上下自有一种粗犷的美。他那卷曲的黑发垂在前额上，鼻管纤细，嘴巴丰满而果断。他的身体非常结实，宽宽的肩膀，从毛衣袖子里露出手腕，肌肉十分发达。但是他的那双手却和他的容貌与身材十分不相称。这是一双手指纤细修长的艺术家的手。

“这条船在葛兰特·盖伊已经登记了。这是英国的保护领地。”我解释道。这时我的脑子里不停地转着念头。

“我必须悬挂船只登记所在国家的国旗。”

“这倒无所谓，”“刀子”说。

“英国国旗也好，美国国旗也好，反正都一样。”

这时他向前倾过身子，用臂肘支着桌子，对客厅四周环视了一番。然后他回身对我微微一笑。这一笑倒挺象样，露出两排又白又齐的牙齿。

“这条船真不错，我们要下了。”

“要下了？你们倒想得美。”

他们并不想付钱，他们只想要这条船。可是我根本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因为那刀锋又对准了我，可能是我说话的语气太硬，不合他们的口味。

这条船是我的家，也是我的银行。我曾经听见别人讲过劫持船艇的事件，但是这种惊心动魄的传说只发生在地中海或巴哈马群岛。在航海日志上我也曾读到过海上强人的纪实。几只开得飞快的摩托艇挨到游艇旁边上前搭话，转眼之间游艇已经落入这群强盗的手里。等到海盗们干完了该干的事——大多是装运毒品。他们就把全体船员和水手统统扔进海里淹死，或者干脆把船沉掉。

此时，“刀子”的脸上露出一各龇牙咧嘴的表情，好象我得罪了他。

“不要烦恼，彼得，”他说，那口气似乎在宽慰我。

“不要烦恼，我们去好好旅游一番！”

我想把眼下发生的事情理出个头绪来，于是我便飞快地开动起脑筋，可是偏偏我不是一个思路敏捷的人，我是那种左思右想的人，可是现在我想要急中生智：

“这是一条出租的船。”

其实我并不想把这条船出租。可是我想我若是谈到钱的问题，他们可能会改变主意。

“这条船的租金每天是1,500美元，或是折合或相应数目的法国或瑞士法郎、英国金镑或德国马克，这1,000美元里不包括饮食和饮料。上船前要预付这笔款子。现在你们既然已经上船，那么就请现在付款。”

看来我这番话并没有吓住他。我已经说过，我不是个思路敏捷的人。

“不必担心，彼得，”“刀子”说。他的声音里仍然含有抚慰的意味。

“我们要这条船。”

“你们若不付钱，我便不开船，”我说。“刀子”的脸上复又出现那种龇牙咧嘴的表情。

“沃克曼”此时站稳身子，不再象跳舞似地忽前忽后滑着步子。现在他把耳机推到后面，倚在桌旁。他的容貌十分动人，长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，可是那忧郁哀伤的眼神，却象一只小猎兔犬。他和“刀子”的年龄不相上下，但却比他

的同伴高出一头，而且非常瘦削。

“我的朋友英语讲得不好，”他告诉我。他说起英语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来，这种语调好象是在向我道歉。

“可能你听不懂他的话。”

“刀子”忽地跳了起来：

“我英文说得不好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似乎被激怒了。

“我在美国待了两年，两年，嗯？是和我叔叔在一起的。你去过美国吗？你？”

“沃克曼”对“刀子”不理不睬。

“正如我这个朋友刚刚所说的那样，我们明天开船，彼得。”

这番话似乎在致歉意。但是看来我这种感觉是错误的。因为他立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，把它对准了我。一个人若是手里拿着枪，又何必向别人道歉呢？

“好吧。”我说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
“我们就在明天开船吧！”“沃克曼”探过身子，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哥们儿够意思，彼得，”他说，随即转身对着“刀子”：

“把小姐请来吧，阿尔多。”

就在这时，阿尔多干了一件令我十分气恼的事。劫持我的船已使我沮丧万分，可现在他竟然把刀尖扎进我的桌子——我那漂亮的红木桌子——而且还把整个刀身扎了进去。这实在是欺人太甚。我气得满脸通红。我跳起身来，扑过去，隔着桌子一把揪住他的手腕。正在此时，我感到一把手枪的枪管顶住我的腰眼，我只得又坐下来，缓缓地吐出一口气。

“好吧，”我带着几分挖苦的语气说道。

“你们到底要到哪儿去小游一番呢？利巴里群岛倒是个很有趣的地方，斯图包利离这儿也不远。”

“沃克曼”又把枪对准我。

“小姐会亲自吩咐你。阿尔多，去把小姐请来，她会对你下命令的，彼得，好吗？”

阿尔多慢慢站起身来，狠狠地瞪了“沃克曼”一眼。

“沃克曼”一边从桌后溜出来，一边拍拍他的肩膀，还说了几句意大利话。

我只能坐在那儿。鬼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两个家伙并不是醉汉，如果他俩果真是醉汉，那么事情倒是好办得多了。至少这可以说明他们这样胡作非为是在耍酒疯。明天一切又会恢复正常。可是他们却没有醉，对待醉鬼，你只消和他们虚与周旋，到头来他们会清醒过来，然后在他们愿意的地方离开“亚斯密娜”号。

可能我是在想入非非。难道我整整一个冬天待在巴勒摩就等出这么一个结果？我是不是喝得过头了。

我听见阿尔多离开“亚斯密娜”号船。这时“沃克曼”却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他重新戴上耳机，对整个这条船进行着一番巡视。他从一个船舱走到另一个船舱，间或停住脚步，来上几下两步舞。所到之处他用电筒照个不停。我慢慢离座起立，一路尾随着他，把他点亮的灯一个个地关掉。

阿尔多去请小姐了。但是这位小姐是什么人？阿尔多是什么人？“沃克曼”又是什么人？

我倒并不计较带着他们去做一番海上游览，但是他们提出要求时的那种气势实在令我难以忍受。现在我已经变成了自己船上的囚徒。小姐吩咐我什么时候走，我就得乖乖地服

从。可是他们的种种强盗行径使我十分厌恶。“沃克曼”一边巡视着船上的装置，一边摆弄着那杆枪。可是他全神贯注的却似乎是耳机里传来的音乐。我打算扭转这个局面。“沃克曼”笑嘻嘻地在走廊里走过我的身旁，他又回身来到客厅。他的笑容里倒没有隐含什么恶意，相反，却相当坦率友好。

当他走到我身旁的标图桌前，我抓起桌上的望远镜，对着他的后脑勺狠命砸下去，他登时天旋地转，眼前金花四迸。但是望远镜却依然完好无缺。他扑倒在地，一动也不动。他的手枪仍然在手里，但是却握得松松的。我探过身子，拿起手枪。

现在我该怎么办？阿尔多和那位小姐马上就要来了，“沃克曼”不久也会苏醒过来，当然我还可以再砸他一下，这倒不成问题。我咬着嘴唇，冥思苦想，能否一个人对付他们三个。我觉得我需要求助，于是我伸手够着标图桌后的舱壁，扭开高频无线电收发机，向港务长办公室呼救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呼救，每叫一次就等着回音。可是从那里没有传来任何音讯。他们现在理应正在监听第十六号频道。在世界各国港务长办公室都监听十六号频道，可是我却听到回音。

没有得到搭救倒也罢了。这时冷不防我的耳后重重地挨上了一下，登时我只觉得头脑昏沉。在这之前我一直对着话筒扯着嗓子呼救，因而不可能听到别的声响。现在阿尔多就站在我身旁。他已经把手枪从我手里拿回去。我半个身子趴在“沃克曼”的身上，半个身子在过道的软座上。我的头部血流不止。阿尔多此时又掏出了刀子，他低头望着我，带着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，还连连摇着头。

“彼得。”他说，“不要再干这种事了。”

听那口气，他好象在教训一个顽童。

他扶着我站起来，轻轻推着我向客厅走去。我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，用手绢擦着流血不止的头部。阿尔多把注意力转向“沃克曼”。这时“沃克曼”已经苏醒过来，他站起来揉着头，一边象小疯狗似地盯着我，一边径自摇着头。他的目光中没有什么恶意，有的只是刚刚在阿尔多脸上出现的那种困惑不解的表情。

“彼得，”“沃克曼”说：“你干的可不是件好事，是件坏透的事，明白吗？”

他是还那样一字一顿地说话，口气里似乎在道歉。他好象为我的所作所为感到由衷的懊恼。阿尔多挽着他的手臂，扶着他向一间舱室走去。

“好吧，鲍尔斯，发动引擎吧！”

这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但是我却没能立时看到她的容貌。她站在走廊尽头，楼梯脚下的暗处。这就是那位小姐，她操着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，还带着点美国口音。她这一出口，就好象是位刚从波士顿飞机上下来的乘客。她在讲话中的分词后还发出个“G”的音，而且她还知道我的名字。

等到她走到从客厅投射的灯光的亮处，站在过道上时，我才看到她。

她站在那里上下打量着我，我也在那里上下打量着她。我猜想她大约难得到城里来，否则一定能惹得市内交通全部停止活动。就拿现在来说，她就一下子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。

她身上捆着一个奇大无比的弹夹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束

缚。她的自动步枪斜挂在胸前，紧紧压着那对从毛衣里突出来的鼓蓬蓬的奶头。等我终于能把视线从她的乳房转移到她的全身时，我这才发现她有着窄窄的臀部，两条长长的漂亮的大腿露在短裙外。她长得异常俊俏，浑身上下毫无矫柔造作之态。她那对大眼睛长得无可指责，鼻管挺秀，下颚果断。她的一头秀发略带古铜色，此时挽成一个髻儿盘在脑后。这种发型给她的脸蛋儿增添了几分严肃的表情。这女人实在禀赋着一种令人神魂颠倒的魅力。只可惜她这一派娇姿却被那紧蹙的双眉所破坏，而那丰满的红唇也被一丝冷笑所扭歪。

她看上去和阿尔多、“沃克曼”一样年轻。

“这条该死的船上有冰箱吗？”她问。

我挑挑大拇指，示意厨房的去处。

“把鞋脱掉，”我说，“你在船上不许穿高跟鞋。”

她只瞪了我一眼，却并不搭理我，但是马上把双脚从高跟鞋里褪出来。

“好吧，鲍尔斯，现在乖乖地坐回沙发角落里去。”

我照她的吩咐坐回原位，于是她经过我的身旁，照直向厨房走去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把门打开，”我说。

她把枪放在冰箱上，用手在一只挎在肩上走了形的大口袋里掏了半天，半晌才找出要找的东西。这是一只小扁盒子。阿尔多慢悠悠地走过来时，她正把盒子放到冰箱里去，他已经把“沃克曼”扶上床。此时他靠在舱壁上，又掏出了刀子。

他说：

“彼得，你把里吉弄伤了，伤得够呛。”他愁眉苦脸地摇摇头，一边用刀子削着指甲，那削下的碎屑便落在甲板上了。

小姐关上冰箱门，又挂上那支自动步枪，之后转身向阿尔多说了几句意大利话。他从舱壁挪开身子，走进厨房，把里面所有的刀子都敛在一起。我无需费神去猜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，如今这些餐具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。阿尔多两手攥满可能成为凶器的家伙，想找个地方把它们藏起来。不一会儿他回到舱壁前，继续削起指甲来。

“这冰箱怎么个冷法？”小姐指着冰箱问。

“够冷的，摄氏三度，”我说，“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为了放抗菌素，”她怒喝了一声。

她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，把枪放在桌上，可是那枪口仍然对着我。

“我让一条该死的蛇咬了一口。不过这是我的事。”

她向我凝视了良久，依然紧皱着双眉，而且似乎随时准备着怒声喝叱别人。

“这么说，你就是鲍尔斯啰，是吗？”

“嗯，”我点点头，“彼得·鲍尔斯。你是谁？”

“就管我叫安吉拉吧，”她说，“干脆叫我安吉拉。现在请注意，鲍尔斯，你这家伙看上去还不坏，我们要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会太短。你要是再想干揍里吉那类事……”她拍拍枪盒子，“那就要叫你他妈的吃不了兜着走。现在你发动引擎，我们马上动身。”

“安吉拉，你现在是在我的船上。你既然在我的船上，

那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。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。”她刚要开口说话，就被我打断了。

“首先，我并不知道你们要到哪里去。既然你身边有阿尔多和里吉，手里又有武器，那么你们要到哪儿，我便送你们到哪儿。不过得按我的规矩办事。我的规矩是根据经验得来的。经验说明，人体需要食物，这就要我们考虑下一步。我们的船上没有食物，或许只有点鸡蛋。所以，我假如不知道船要开到哪里去，也不知道到达目的地需要多少时间，那么我简直难以想象，我们会饿成什么样子。我是否把话说清楚了？”

“真他妈的见了鬼了。干嘛要这样啰啰嗦嗦的？你这样发号施令，倒象个掌权的大头目，船长，好吧，等清早小伙子们买足吃食，我们就开船。水和燃料的供应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水泵里满满的，”我说。

“我们只缺食品。现在你总该告诉我，要把船开到哪儿去了吧？”

“圣·维多，”安吉拉说。

“你知道圣·维多在哪儿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嗯，你有张地图，那么就在那张地图上找找看。”

“不是地图，是海图，”我纠正她。

我们说话的当儿我一直想方设法靠近她，可是一直没能得逞。或许对我说来唯一有利的因素就是她是个女人。可是一般地说来，女人不象安吉拉那么粗犷。她是在那里装腔作

势，她平日这副气势汹汹的派头是假装出来的。她身披的伪装犹如大象的皮那么厚。但是她是个女人。她开言吐语倒象是在培根·希尔长大成人的。她在装腔作势，我告诉我自己。我一定要把她击垮。

“嗯，嗯，”我说，“那我就得把所有的航线都标在圣·维多。是西西里岛吗？”

她把枪口对着标图桌指了指，我从桌后抽出身来，从依然站在原处的阿尔多身边擦过。他现在削完了指甲，可却没有把刀子拿走。我捻亮标图桌上的台灯，从书架上拿下灯塔登记手册，用拇指点着一个地方挨着一个地方地找，最后终于找到西西里岛。阿尔多在我的背后监视着，他的拳头放在标图桌上，拳头里攥着那把刀。

不一会儿，我便找到了圣·维多。然后把这个地区的坐标匆匆记在一张便条纸上。我还找到了那个海角，它位于西西里岛西北尽头，毗邻西面的卡斯坦拉麦尔海湾。我拿出圆规，量量从巴勒摩到那儿究竟有多远。在测量两地之间距离的时候，我忽然想到，圆规的尖端非常锋利。可是这个念头刚一露头，就缩了回去。我把圆规放回工具架上，转脸对着安吉拉。

“圣·维多从这里再朝西30英哩，只要绕过加洛海峡。”我告诉她。“要是我们走运，六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。不过这要等你的同伙办好食品再说。”

安吉拉接受了这个建议。

“好吧，”她终于答允了下来。

她对站在舱壁旁的阿尔多讲了几句意大利话，后者点点头。之后她对我说：